

责任编辑 汤继湘
封面设计 戴衍彬

世界儿童 第十四辑 1985年6月25日出版

本刊顾问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 戈宝权 方敬 叶君健
刘后一 任溶溶 何公超
吴朗西 陈冰夷 陈孟汀
谢文炳 群懿

编辑 四川外语学院《世界儿童》编辑部
出版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发行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
印刷 重庆新华印刷厂
四川省期刊登记证第96号

书号：R10247·315 定价：0.42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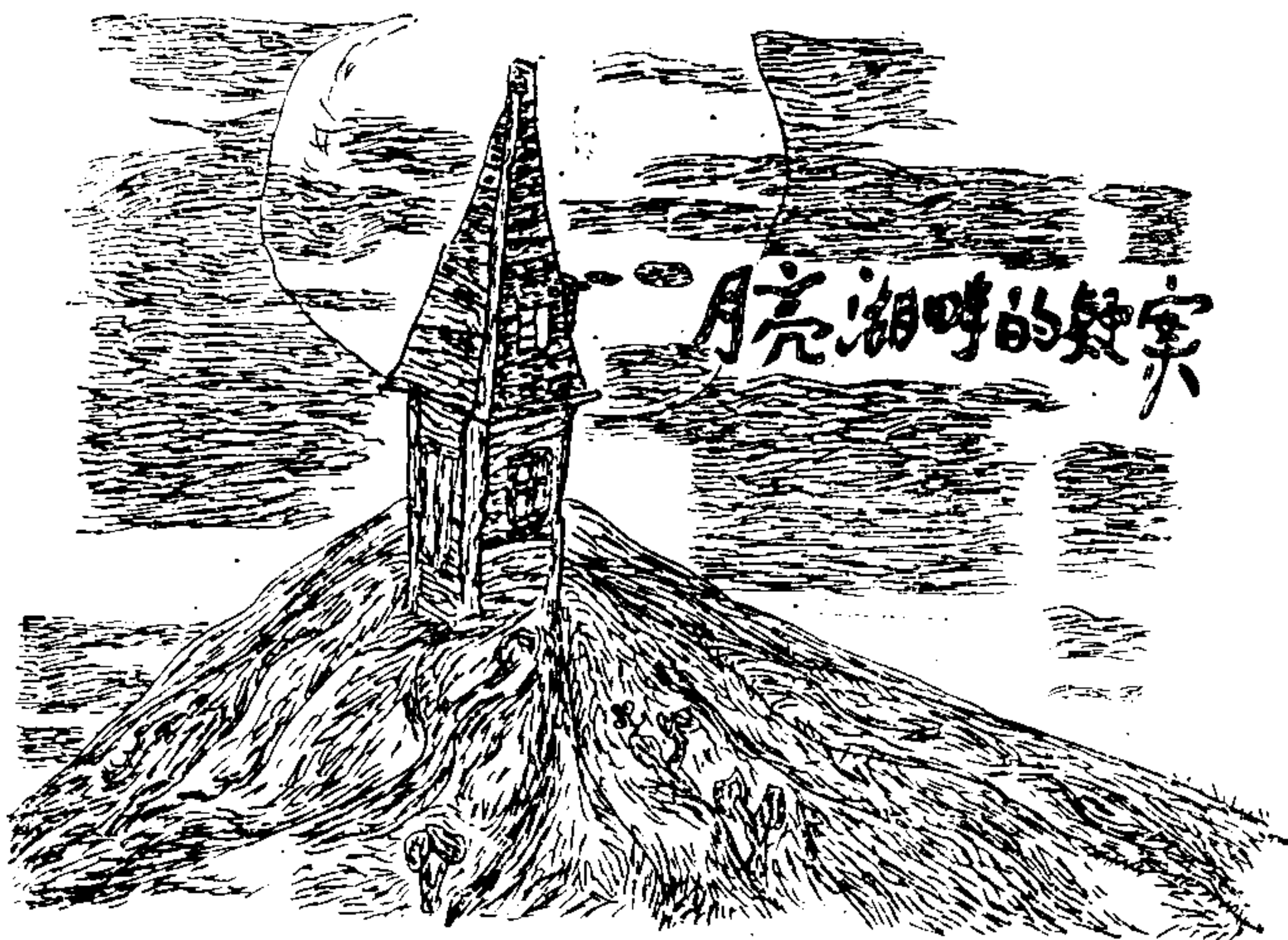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儿童

文艺丛刊

第十四辑

小 说	别哭了，“小姐”	〔美〕詹姆斯·斯特里特	26
		张崇鼎译	
	“福尔摩斯”的失败	〔波〕马里安·奥尔洛尼	119
		王安勤译	
	月亮湖畔的疑案	〔英〕劳里·约克·厄斯金	1
		张云■译	
	等火车的小孩	〔法〕让·道尔曼松	59
		袁鸿译	
	杂物室	〔苏格兰〕萨基	86
		燕之译	
小 幽 默	灰雀	〔苏〕谢·彼·阿列克谢耶夫	107
		曹世文译	
	我正在休假	〔苏〕叶夫根尼·沙季科	111
		姜彦彬译	
	雅号“小公鸡”	〔苏〕鲍里斯·祖巴温	84
		姜彦彬节译	
	冬天的礼物	〔日〕岛屿藤村	70
		兰明译	
	漫画	〔苏〕阿·萨夫丘克	47
		许宜进译	

童 话	世界上最响的声音	〔美〕贝杰明·爱尔钦	50
		平 波 译	
	羽毛蓬乱的麻雀	〔苏〕康·帕乌斯托夫斯基	73
故 事		文 忠 可 译	
	勇敢的小丑	〔苏〕谢·沃罗宁	18
		粟 周 熊 译	
寓 言	镜子奴	晨 林 译	98
	奇妙的狮鼠	〔日〕星新一	21
		盛 树 立 译	
幽默 与 笑话	小幽默五则	何 清 泽	24
目击 者的 叙述		〔美〕乔 治	55
	非洲狮吞噬大水牛	洛里·弗雷姆	
		闵 渝 译	
风土 人情 知识 长廊	圣诞节及其象征物	栗 爱 平 编译	94
	流眼泪的奥秘	〔美〕杰·西·萨利文	116
		李 子 建 译	
保健 通讯	大蒜的妙用	小 敏 译	117
	喜欢甜食又不想长胖		72
	该怎么办？ 人干嘛要打嗝？	李子建译	71
科学 报道 科学 游戏	铁为什么会起火？	张 容 灿 译	140
	狗会唱歌吗？		141
	会自动升起来的扑克牌	力 力 译	93
名言·格言（四则）			83



〔英〕 劳里·约克·厄斯金

张云皋译

加拿大北方的早晨，天气晴朗，阳光灿烂。兄弟俩坐着皮筏子，顺着月亮湖往下划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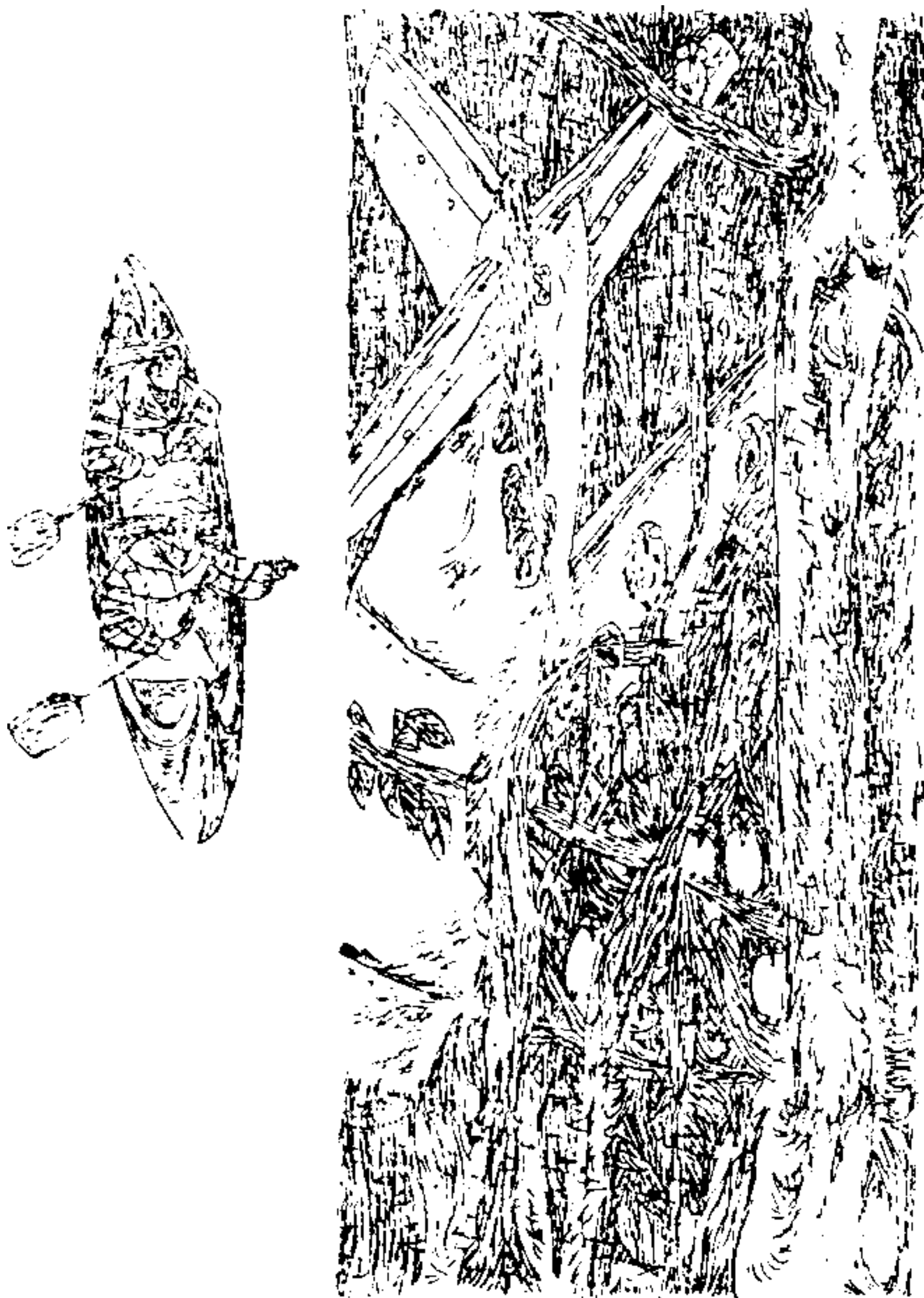
坐在皮筏前方的一位，年龄比较幼小，他叫布赖德·惠特菲尔德。他的哥哥迪克坐在皮筏的尾部，划着桨。

皮筏子荡过小湾，布赖德首先望见一架坠毁的飞机，就指给哥哥看。小兄弟俩随即朝湖畔划去。

“这一定是我们今天清早听见的那架飞机，”迪克说。

“准是的，”布赖德说。“它再也飞不起来了。”

小兄弟俩便在那坠毁的飞机旁停住。飞机是靠近湖岸撞



毁的，机头朝下，机尾朝天，一只撞坏的机翼泡在湖水里。

“一定是被迫着陆的，”布赖德说，“全都撞坏了。”

两个孩子翻越过飞机残骸，根本不见驾驶员和乘客的踪迹。他们抬头一望湖岸，望见湖滩的软沙里有一些足迹。他们推筏上岸以后，开始辨认踪迹。踪迹表明，至少有两个人已经

上了湖岸，而且身上背着沉重的东西。

月亮湖湖滩较高的地方，有许多完全混杂在一起的脚印。沙里的脚印表明，他们身上背的东西已经卸掉了。然后，脚印朝上面的树林里走去，在那儿更难辨认了。布赖德认为，他在其中看见的一个脚印，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。

“看见那个脚印没有？”他问迪克。“这个脚印在那后面的湖滩上并没有出现过。”

“这可能是飞机坠毁时昏迷过去的那个人。可能是别人将他抬上了湖滩，然后他完全苏醒过来。”

“这里又有啦，”布赖德说。小兄弟俩一起追溯踪迹，直到一条久已无人行走的林间小路。这条小路，沿着湖岸通向南方。

“无论如何，他们发现了这条小路。”布赖德说。

“他们会跟着这条小路朝湖的下游走去的，”迪克说。“然后，他们会找到那条河边的路，并且顺着那条路走进城去。对吗？”

“如果他们能够的话，”布赖德回答说。“不过，看起来，他们有一个受了伤。”

迪克朝湖岸线张望了一下。“他们一路上都会看得见这月亮湖。大概他们需要人帮助一下。我们要继续往南划，留心着他们。如果他们在岸上看见了我們，准会大声叫的。”迪克领头走回皮筏去。

两个小孩看见月亮湖下游一、二英里的地方，有一座旧小屋，烟囱里正在冒着烟。他们知道，自从早春以来，这座小屋就没有人住过了。

“肯定是他们，”布赖德说。迪克二话不说，就把皮筏朝湖畔划去。

他们在靠近小屋的时候，高声喊了起来。屋子里没有人回答，所以，他们就把皮筏拉到岸上，然后踏上通向小屋的小路。小路四周，一片寂静。可是，烟囱在冒烟——还有一直走到小屋面前的脚印，但却没有从小屋里走出来的脚印。布赖德在门上猛敲了几下。屋里有人厉声喝道：“进来！”他们推门将进，突然收住脚步——他们被目覩的一切惊呆了。

室内面积不大。一边有一张连墙的床铺。铺上有一堆衣裳。床铺对面是个壁炉，石砌的炉壁很粗糙。炉火在燃烧。炉

前一张破椅子上，坐着一个男人。他还年轻，一头黑发，灰色的眼睛，身体很结实。

他那方方的下巴，绷得紧紧的，他的脸孔一片苍白。他身穿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制服。制服上有表示下士军阶的条纹。他手握子弹上了膛的警用左轮枪，瞄准这两个孩子。

“坐下，”他用严厉刺耳的声音命令道。

两个孩子向床铺走去。他们刚离开门口，那下士就警惕地朝小路下方张望了一下，然后坐回原处，说道：“把门关上。”

布赖德关上了门。接着他和迪克盯着下士苍白的脸庞。

“你们在这儿干吗？你们到哪里去？”下士想知道。

“我们回家去，”布赖德回答说。“我们刚才给一位设陷阱捕兽的人送了一船生活用品。他在这湖的上游有一座小屋。每逢周末，我们就给他送东西来。就这样，我们混几块钱用用。”

“那末，你们现在是回去罗？”那人问道。“家住哪里？”

“在这湖下游的一座城镇。”迪克回答说。“顺湖而下大约三英里，然后顺河而下十二英里。划三个小时便到了。”

一阵沉默。下士打量着他们，他们也打量着下士。

“你受伤啦，”迪克终于打破了沉静。“你需要帮助吗？”

“是的。可是，你们得听着。我不能多说话。”下士屏住呼吸，仿佛透气都胸痛难忍。他说：“我正押送一个犯人。我们被迫降落。飞机坠毁了。他们把我打昏了。”

“谁？”迪克问。

“怎么打的？”布赖德问。

“我们现在不能细谈这些。”骑警打量着他们。“要紧的

是。”他突然怒气冲冲地说道，“这个叫布罗根的家伙，现在逃窜到树林里去了！我要抓住他！你们可以帮助我逮住他！”

“当然！”布赖德立即答应。他很高兴有一次历险的机会。接着，他见到哥哥皱起眉头摇着头。这使布赖德很生气。布赖德知道，迪克认为他必须照顾好小弟弟一使他平平安安，脱离危险。布赖德却并不喜欢这样。他知道自己能够照管自己。

“不管你吩咐什么，”布赖德继续说道。“我们都会照办。”他紧紧地盯着迪克，几乎量定他哥哥不敢拒绝。

“要得——好，”下士说。“你们熟悉这乡下。我不熟悉。他会怎么走呢？”

“他一定会沿着这条林间小路一直走到河边，”迪克说。“然后沿着河边小路进城。”

“我们可以用皮筏带你去追。”布赖德极力主张。“这样，我们就可以追上他，或者甚至比他先到。”

下士没有回答，只是凝视着这两个男孩，仿佛他们是他必须解答的两道难题。接着，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仅仅是两个小孩。”

布赖德又生气了。“我们够大的啦，我们能够自己照料自己，”他自吹自擂地说。

“看你们的样子是够大了，”骑警半含笑意地说。“你们现在几岁？”

“十五岁，”布赖德回答说。

“十七岁，”迪克说。

“带枪了吗？”下士问道。

“当然，”布赖德脸上喜气洋洋。“带了两支步枪。”

布赖德的回答似乎使下士大为惊异。

“我们带着枪打靶，”迪克解释说。“这给我们很好的练习机会。”

骑警灵机一动，随口对两个孩子说：“你们最好去把步枪拿来。然后，你们可以呆在这里，我就乘皮筏子去追。”

“可是，我们必须和你一道去，”布赖德大声叫道，又迅即加了一句：“你受了伤，不能一个人划皮筏子！”

“布罗根可能回到这里来。再让他逃脱，我可担当不起。”他斩钉截铁地说。“我乘皮筏追。你们俩就呆在这里，并且把守住这条小路。如果他跑回来，你们就抓住他。”

布赖德还是不愿意这么办。在他看来，这位骑警似乎在想方设法把他们支开。“可是，布罗根会从这小路上看见你。”布赖德争辩道。“他会将你象一只鸭子那样瞄准射中的！”

骑警听了这话，冒起火来。“你们怕单独留在这儿！”他大声嚷道。“要完成一件任务，却要依靠两个怕事的小孩！”

“别激动，”迪克说道。“我们一定听你吩咐。”

“那末，去拿枪去，”下士命令道。“追捕计划留给我去执行。”

兄弟俩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小屋。他们从皮筏里拿起步枪，把子弹推上了膛。可是，布赖德心不在焉。他觉得自己上当了。那罪犯决不会跑回来。他会直接往城里去。那骑警知道这一点，而且会抓住他。那时候会发生一场战斗——而布赖德和迪克却呆在小屋里，白白地兴奋一场。

“你干吗要答应让我们呆在这里呢？”布赖德责问迪克。

“是他在负责，”迪克说。“就是这个道理！”

“我们不该让他一个人去。他受了伤。”布赖德仍然想去。

“他知道自己的任务，”迪克说。“我们一定要照他说的去做。”

“因为这样比较安全，我想，”布赖德说，“你害怕了！”

“因为这是刑警工作，”迪克说，“而且，他说的话行得通！”

“可是，为什么让他用皮筏呢？皮筏是我们的，可不是？”布赖德对于留下来这一决定仍然很生气。

“你最好冷静冷静，”迪克说。



布赖德抬头一望，望见那骑警离开了小屋正沿着小路走下来。他已脱去身上的制服，换上他们看见堆在床铺上的另一身衣服。看上去，他比穿制服时年轻些。他僵硬地往皮筏

方向走来，看起来连走动都使他疼痛。

“你俩沿着小路走上去，”下士说话的声音仍然很刺耳。

“把小路看守住。如果他跑回来，你们就抓住他。”

“可我们怎么会认得他呢？”布赖德满不高兴地问道。

“他个儿比我小；黑头发，黑眼睛；穿一件卡其布风雪大衣。”骑警一面说一面用眼光盯着迪克身上的绯红色麦金瑙料子茄克衫。“他一举一动都象一个被追捕的人，”下士继续说。“而且，他动不动就开枪。你们可别在打盹的时候让他给抓住了。”

他抬头望了望迪克。“让我穿上你这件茄克衫，”他说。

“如果布罗根从小路上看见我，他就不会认得我了。”

迪克脱下茄克衫，让下士穿上。然后，下士就推开了皮筏。兄弟俩望着他划走了。

兄弟俩返回小屋，见到那下士的制服堆在床铺上。迪克拾起那件有血迹的制服，惊叫道：“布赖德！你看！”

布赖德看见迪克拎在面前的那件茄克衫，马上就明白迪克惊叫的原因了。正在背中心，有一个被子弹射穿的洞孔，洞孔四周有一滩又宽又暗的血迹。

“不得了！”布赖德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他挨了一枪了！”

“被子弹射穿了，”迪克说。“你知道，这意味着什么。穿着这制服被射中的人，现在死了。这样中弹以后，谁也活不成！”兄弟俩面面相觑，感到疑惑。

“那末，刚才那个人一定是囚犯，”布赖德说。“他一定打死了真正的皇家骑警，穿上了他的制服。那就是他有那么一些别的衣服在这儿的原因。那些衣服才是他自己的！”

迪克小声地说：“而且，他欺骗了我们。我们帮助他逃跑

了。”

“对！”布赖德气得手脚发冷。

“可是，我们跑得比他划得快。我们可以顺着这林间小道追下去，抓住他。”

可是，迪克想了一会：“我们必须首先找到那个真正的皇家骑警。皇家骑警可以在城里逮住那个逃犯。”

布赖德认为，他哥哥又在想法使他脱离危险。他冒起火来。“别这么胆小怕事。他是个杀人犯，我们得跟住他！”

“好了，别吵了，孩子——”

“别吵个屁！如果你刚才听了我的话，我们现在就会和那家伙在一起了。我们就会用枪口瞄准他！”

“讲点道理，”迪克厉声粗气地说道。“假如那真正的下士并没有死呢！假如他受了重伤呢，那我们岂不是瞎跑一气，找机会过枪瘾，而让他在那矮树丛里等死？布赖德，我们得去找到真正的骑警。那才是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。”

布赖德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说：“好吧，这就去找吧。”

他们知道，那位伤员，不管是死是活，很可能就在飞机残骸到小屋之间的某个地方。他们就在树林中十分仔细地搜寻起来。他们走到一小块空地边，就碰见一具死尸。死尸躺在一缕阳光下。这是个年轻人——脸孔朝地——在子弹打中的部位，有一滩血迹。

然而，使这兄弟俩受惊的倒不是那具尸体，而是俯身在尸体上的一个活人。他们一看见这个人，这个人就跳了起来。他转身用手枪对着他们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跳起来的人大喝一声。这个人个儿不

高，看起来却很健壮。他除了手中的枪以外，还有两样东西使布赖德看了毛发悚然。这个人眼睛乌黑，凶光闪闪，身穿一件卡其布风雪大衣。

“我们不过是两个乡下孩子，”迪克平心静气地回答说。

那个人一听便咧开嘴笑了笑，把手枪放进大衣袋里，接着说：“你们在这附近见到一位骑警没有？”

迪克点点头。那人的眼睛又露出凶光。“他对你们讲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他在寻找一位逃犯，”迪克回答说。

这人的狞笑，使布赖德大为生气，布赖德反问他：“先生，您贵姓？”

那人两颗黑眼珠朝他一瞪，回答说：“我叫布罗根。我是飞机驾驶员——你知道——也就是飞行员。”

布赖德企图掩饰自己的惊讶，可是布罗根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。

“你们上当啦，”他讥笑地说。“那个骑警——”

“我们全都明白了。”布赖德怒气冲冲地说。“他杀死了这个人，穿上了他的制服，我们知道了。”

“噢。原来你们是这样断定的。你们真是机灵的孩子，”布罗根说。“可惜，你们让他跑了。你们手握步枪站着，竟让他逃走了。”

布赖德一听就冒火。“亏你随身带着手枪呢，”他反唇相讥。“这个人被打死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啊？”

“昏迷啦！那就是我当时的处境！”布罗根满面怒容地看着他们。“引擎出了故障，我被迫降落。飞机撞坏了，使我昏了过去。这位贝利下士跟我在一起。”他对一声不响的尸体扫了

一眼。“他一路上押着一个罪犯——被通缉的杀人犯。飞机坠毁后，当我醒来时，我就向着这湖岸匍匐爬行。我就这样发现了贝利。”他又向那死人望了一眼。“那个罪犯一定从背后射中了贝利，然后拿走了贝利的制服。”

“你有枪，”迪克说。“你为什么不跟踪他呢？”

“我跟过，而且我跟他到了那座小屋。我一直监视着小屋，等他来到空旷处，我好抓住他。而且，我下定了决心！即使我要为此而牺牲，我也要抓住他！他从哪条路跑了？请告诉我，他从哪条路跑了？”

“顺湖而下啦，”迪克说。“他乘了我们的皮筏。”

刹那间，布罗根嫌恶地望了他一眼。“傻孩子！”他骂了一声就劈劈啪啪冲过树林，直奔湖畔。

布赖德和迪克也奔了过去。他们三个人同时跑到湖畔。在月亮湖下游不远的地方，他们看得见那只皮筏，可是皮筏里的人并不划桨。皮筏慢悠悠地向伸入湖中的一块长满树林的尖端地带飘去。

“他筋疲力尽啦，”布赖德说。

“他一定会在那尖端地带登岸，”迪克说。

布罗根已经沿着湖岸往下游跑去了。他就象一条追踪的猎狗一样。两个孩子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。布赖德望着迪克。兄弟俩都在思索同一件事——林中空地上那具尸体。

“布罗根刚才在那尸体旁干什么来着？”布赖德问哥哥。

“在尸体身上搜东西，”迪克的语气是悲痛的。“而且，不象一个朋友，倒象一个窃贼。当我们撞见他在搜东西的时候，他吓了一跳。”

“但他是飞机驾驶员！”布赖德说。

“当然。那个坐在皮筏里的人一定是罪犯。他们两个都不是好东西！我认为，他们合伙袭击了那位可怜的骑警。”

“那我们还干等什么？”布赖德嚷道。“走吧。不等他们会合，我们就抓住他！”他转身朝林间小路走去。

两个男孩虽然步伐矫健，但终究赶不上布罗根。正当他离开小路钻进树林的时候，他们终于看见了他。要不是迪克抓住弟弟的手臂，把他拉回来，布赖德准会紧紧跟着他追去。

“你拉住我干什么？”布赖德嚷道。

“别着急，”迪克说。“我们应该动动脑子。”

“我们现在不能够停留！”布赖德怒气冲冲地低声说道。

“我们得逮住他们。他们是杀人犯！”

“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呢！我们还不能肯定。”迪克竭力思索着最好的办法。“我们可能卷入一场武斗，而且——”

“又怕了，嗨！”布赖德怒气冲冲地说。他竭力想摆脱迪克的控制。

“理智些，”迪克继续说道。“这个布罗根可能是好人！我们还没有弄确实。如果我们开枪打错了人，那——！”

“好啦，如果你怕，你就别干。我要到那下边去了。”布赖德猛地推开了哥哥的手臂，沿着小路奔去。

布罗根已经在月亮湖附近停下。他站着，隐藏在树叶丛中，朝着湖岸望去。布赖德看见了布罗根，就在自己能够监视他和在他那边的湖滩的地方停下来。

在几码远的湖水中，布赖德看得见那个穿着迪克的绯红色茄克衫的人。他已经离开皮筏，正在把皮筏拖上沙滩。当他踏上湖滩的时候，布罗根就从树林里走出来，面对着他。

布赖德看得见布罗根的手枪笔直地瞄准着那绯红色的茄

克衫。

布罗根说话了。他的声音严厉而讨厌。“贝利，现在该你了，快！”

布赖德的头脑，象闪电一样思索起来。布罗根把这个人叫做“贝利”。可是，他曾对他们说过，贝利已经死了——就在后面的林中空地上。这怎样解释呢？

接着，布赖德走进开阔的地方。他把步枪笔直地对准布罗根的背后。“把枪放下！”他大喝一声。

布罗根转身面对布赖德。布赖德猛然明白自己不能扳动枪机，不能用枪射杀任何人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布赖德听见了一声枪响。布罗根倒了下来，仿佛被卡车撞了一样。他的手枪飞了起来。贝利下士一把抓住了它，并把它紧紧地握在手里。

然后，布赖德看到迪克在湖滩上几码远的地方站着。他知道，他哥哥已沿着开阔的湖滩走了下来。迪克已经使自己成为这两个人的射击目标。迪克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射击，如果他们任何一个人企图伤害他弟弟的话。

“你一定是贝利。”迪克走近下士，这时下士正俯身看着布罗根。“我听见布罗根说到你的名字。可是，你怎么——？”

“请帮一下忙，”下士说。他自己身感疼痛，却正设法对布罗根肩下伤口作止血包扎。

“我非开枪打他不可，”迪克一面帮助下士，一面说道。“否则，他就会把我弟弟杀了。我看得见他已经作好开枪姿势。”

“当然，”贝利说。“他在把我干掉以后，准会把你们兄弟俩打死的。他一定会这么干。可是要注意——抓住——”他

突然不做声了。他摇晃起来。正当他倒下时，布赖德一把将他拉住。他已经昏厥过去了。

迪克和布赖德把下士和布罗根送进城里的医院。直到这时，他们才知道了整个故事。

贝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旁边坐着迪克和布赖德兄弟俩。贝利咧开嘴笑着：“毫无疑问，是你们两个小孩救了我的命。”

“而且也救了我们自己的命，”迪克提醒他说。“您自己说过，布罗根要把我们俩杀死。”

“不过，如果事情果真如此，”布赖德问道，“那他为什么不在那林中空地上，当我们发现他同尸体在一起的时候就把我们干掉呢？”

“当时，他不敢下毒手，”下士贝利说。“由于周围有个活着的刑警，他不敢。他首先要把我除掉。”

布赖德大笑，说：“那时，我猜想，布罗根认为我们会在附近什么地方站着，让他把我们一个个瞄准呢！”

“当然罗，”贝利说。“他一定以为你俩太年轻，还不能自己照料自己。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。我不想拉你们参加你们还不能对付的事情。你们一定认为，我非常武断——象我那样地乘着你们的皮筏离开。”

“我们想得比这更坏呢，”迪克坦率地说。“我们以为您就是杀人犯。”

“我？”贝利十分惊讶地盯着他们。“那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当然罗，”布赖德说，“看起来，您一直想摆脱我们。后来，我们发现您穿上又脱去的制服上有一个子弹孔——”

“所以我们认为，一位骑警已经被人杀死了，”迪克继续